

音乐人文笔录

# 传奇“老柴”

杨燕迪

俄罗斯的众多作曲家，迄今为止最有世界影响力的人物毫无疑问是柴可夫斯基(1840-1893)——我们习惯称他“老柴”，可见中国音乐家和乐迷对他的亲近。他的作品，无论芭蕾舞剧还是交响曲，或是协奏曲与歌剧，以及管弦乐、钢琴曲、室内乐和艺术歌曲等，自19世纪末以来一直在世界各地舞台上常演不衰，由此他就成为最受广大听众喜爱的古典音乐家之一。

老柴的职业生涯颇具传奇——甚至是“离奇”——色彩。他是俄国第一所音乐高等学府圣彼得堡音乐学院(1862年创办)的首届毕业生(1865)。一所新建院校，首届毕业生中即有人迅速成长为世界级的艺术大师——这样的“办学成果”和“人才培养”效率不免让人咋舌！老柴毕业后即被聘到正在创办的俄罗斯第二所音乐学院(莫斯科音乐学院，1866年创办)任教——1940年，莫斯科音乐学院为纪念老柴百年冥诞，校名中加入“柴可夫斯基”，中国音乐家后来就简称这所名校为“柴院”。1870年代，老柴的音乐声誉逐渐确立。一系列著名作品，如《第一钢琴协奏曲》(1875)、《芭蕾舞剧《天鹅湖》(1876)、《洛可可主题变奏曲》(1876)等接踵而至。

1877年，一位长期热心支持音乐的富商遗孀“梅克夫人”(1831-1894)因仰慕老柴而慷慨解囊，自愿每年出资六千卢布赞助作曲家——这是相当丰厚的收入，据估算甚至远高于沙俄当时高级职员年平均工资。老柴由此成为“自由人”，他不再从事教学，专心投入作曲——似是凑巧，就在他与梅克夫人开始通信交往的当口，老柴的创作也到达高峰成熟期，《第四交响曲》(1877)、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1878)、《小提琴协奏曲》(1878)等老柴的代表性名作均完成于这一时期。

梅克夫人持续资助老柴至1890年，两人成为心腹密友，频繁通信(十三年的通信总量高达一千二百封)，但却从未谋面！这是乐史中最不可思议的“柏拉图式”异性交往传奇，没有之一。(顺便说一句，梅克夫人必将永垂“乐史”——除了她与老柴的传奇外，她还曾于1880年代初邀请彼时还未成名的巴黎音乐学院学生德彪西在暑假期间到家中教钢琴，并作陪漫游法国、瑞士、意大利和莫斯科，让彼时还稚嫩的德彪西大开眼界！)

至1880年代中叶，老柴的作品已在欧美各地频繁上演。1884年，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授予老柴圣弗拉基米尔勋章，并赐封他为世袭贵族。翌年，沙皇奖励老柴享受终身年俸——老柴作为俄罗斯帝国“首席”音乐家的官方荣誉得到普遍承认。1891年5月，美国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建成，老柴受邀为这座日后声名远扬的古典音乐殿堂指挥开场音乐会。两年后的1893年，英国剑桥大学授予他荣誉音乐博士学位(同时享有这一殊荣的同代作曲家还有法国的圣-桑、德国的布鲁赫、意大利的博伊托和挪威的格里格)——老柴的世俗名望可谓如日中天！

当然，老柴生平中最大的“离奇”是他的突然去世——就在他亲任指挥上演自己的新作《第六交响曲》之后九天，1893年11月6日(俄历10月25日)，处于事业发展顶峰、年仅53岁的他便撒手人寰！老柴的死因此成为一桩蹊跷谜案，至今未解——自老柴逝世之时便有多种猜测：他是暴病致死(沙俄和苏联时期的“官方”钦定版本：因误喝生水罹患霍乱，不治身亡)，还是自杀离世(或是自愿，或是被迫)？1979年，一位移居西方的苏联学者亚历山大德拉·奥洛娃发表一篇引发大量围观的奇文，说根据可靠口述传闻，老柴之死是因当时贵族圈子中无法容忍他的同性恋“丑闻”败露，为此召开“荣誉法庭”听证会，逼迫老柴自行了断。美国学者大卫·布

朗随即在《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1980年版)的“柴可夫斯基”辞条中言之凿凿宣称：“毫无疑问，柴可夫斯基死于自杀。”但是，奥洛娃和布朗的观点很快遭到各方质疑，一时间争议四起。在经过二十余年的反复争辩后，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约翰·威廉在2001年版的《新格罗夫》中谨慎写道：“有关他死因的争论陷入了死胡同……各种结论都经不起严格检验。我们不知道柴可夫斯基如何逝去。我们也许将永远不得而知……”

相较于老柴的生涯传奇，他的音乐对于普通听者的吸引力也堪称传奇。俄罗斯音乐家列夫·托尔斯泰曾聆听老柴《第一弦乐四重奏》慢乐章“如歌的行板”而流下热泪——这是俄罗斯文艺史中的著名佳话。听到老柴死讯后，这位兼具音乐修养的大作家写信给太太说：“我为柴可夫斯基感到遗憾……这样一个人，关于他总有些事不是很清楚……呱呱噪的风言风语不会停息，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尽管如此，柴可夫斯基的声望却与日俱增。艺术的趣味和方向在改变，风尚在改变，但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却在持续，持续感动着全世界的众多听者的心灵。”

托尔斯泰提到“全世界的众多听者”——而上述论断在老柴去世一百三十年后的今天，依然持续有效。我们不禁有些好奇，老柴音乐中究竟是何种品质引发了普通听者对他情不自禁的喜爱？

我想，老柴音乐的吸引力首先来自他乐声中某种真诚的“倾诉感”，常常“扑心扑肝”，有时甚至“歇斯底里”。无可否认，老柴这种率真、赤裸的音乐感觉与他的内心纠葛和矛盾存在神秘联系：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他的同性恋情结无法公开，这一定给他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和创伤——而音乐恰是表达、疏导乃至宣泄内心痛苦、意欲和渴望的

自然通道。老柴是闻名遐迩的旋律天才——他特别擅长腔炙人口、如泣如诉的优美旋律，往往让人过“耳”不忘——应从这一角度看才能得到恰当理解。就创造如歌、悠长、动人而极富俄罗斯风情与个性“味道”的旋律这一点而论，老柴应有资格进入史上最杰出的作曲家行列。随手举例，如交响幻想序曲《罗密欧与朱丽叶》(1869/1880)中的“爱情主题”，那是只能出自老柴之手的热烈咏叹，除主声部中的抒情歌唱之外，我个人特别喜爱“隐藏”在内声部中，由圆号奏出的一个下滑二度“悲叹”音调——正是这个“对位性”的内声部悲叹，让此处的爱情歌唱不仅平添了艺术的纵深感，也提升了整体音乐的心理厚度。所谓“沁人心脾”，老柴这里的笔法正是上佳典范。

对于普通听者和观众，老柴的艺术名望首先来自他的“三大舞剧”《天鹅湖》《睡美人》(1889)和《胡桃夹子》(1892)，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应该强调，在所有重要作曲家中，以芭蕾舞音乐作为自己的创作“主打”并取得骄人成就，老柴是史上第一人。老柴将交响音乐的突出地位和配器技艺带入芭蕾舞剧，从而大幅度提升了芭蕾舞音乐的“交响性”和表现力，这已是一般常识。美国当代著名音乐史学家、批评家理查德·塔拉斯金(1945-2022)正确指出，自老柴开始，芭蕾舞才真正进入音乐“正史”，并由此预示了20世纪中芭蕾舞音乐的突出地位和贡献——斯特拉文斯基的“三大舞剧”(《火鸟》《彼得鲁什卡》《春之祭》)以及这位作曲家随后的众多舞剧，还有普罗科菲耶夫、哈恰图良、肖斯塔科维奇等人的苏俄著名芭蕾舞剧音乐从某种角度看都受惠于老柴的启示。

也许，老柴能够否认，老柴具有驾驭各类性格舞曲的突出才能——这是他之所以是芭蕾音乐高手的重要原因。笔者

尤其推崇老柴的圆舞曲创作：不仅他的每部舞剧中都包括韵味醇厚、动感十足的圆舞曲，而且他还将这种具有贵族气质的中产阶级社交舞曲带入交响曲、室内乐和钢琴曲等“纯音乐”品种，并开掘了其中秘而不宣——或者说无法言传——的意蕴暗示。他著名的“四、五、六”交响曲均包括至少一个圆舞曲类型的乐章，“第四”的第一乐章主题即带有悲愁圆舞曲的律动，“第五”(1888)第三乐章似是一个抽取自某部舞剧的圆舞曲场景，而“第六”第二乐章则是极不寻常的“五拍子”圆舞曲——这里的舞曲具有抽象意味，不能真正伴舞，恰似想象中的梦境。我甚至觉得，老柴的圆舞曲是仅属于他个人的特别类型，节律统一但性格多元，既有华丽的可能，也有阴郁的时刻，犹如老柴的生活和性格。常听说小约翰·施特劳斯是“圆舞曲之王”，但撇开写作数量不论，单就圆舞曲性格的微妙、复杂和渗入音乐创作的全面、多样而言，老柴或许才是真正的圆舞曲“王者”。

诚然，不太会有人将小约翰·施特劳斯与老柴相提并论——前者的音乐很优秀并广受欢迎，但创作领域比较狭小，音乐性格也只限于明媚一路。老柴则必须被归入“艺术巨匠”的伟人行列——他在19世纪下半叶艺术音乐的所有体裁领域中均有一流杰作。尽管，专业音乐家常常也在私下议论，老柴的音乐谈不上“完美”，缺陷有时甚至很明显，如他的大型作品中，连接过渡段往往比较马虎和粗糙——仅举一例：著名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末乐章，主题再现之前，作曲家似乎想不好该如何将音乐顺畅地进行下去，于是就“偷懶”用好几个小节的下行快跑音阶来“拼凑”组接……

或许，老柴的音乐确乎是感性至上，因而无须以“头脑”和“理性”的尺度来强求他。老柴最好的灵感创意恰是超越分析而不可思议的：《胡桃夹子》第二幕“双人舞”的音乐令人陶醉，但仔细聆听，这个由竖琴琶音拨奏为陪衬的感人肺腑的大提琴旋律，其基础居然是一个简单的下行音阶——音乐中最不起眼的中性材料。经老柴的妙手调整，再普通不过的音阶逐级下行似被注入了灵魂，它涌动起来，一变为心灵的倾诉——这时的音乐，就不仅是作曲家的个人倾诉，也是所有表演者和聆听者的心灵倾诉，是你、我、他(她)的心灵倾诉。

2023年11月10日写于冰城临江阁

# 笔会

谈艺录

生命之形：律动 (木刻套色)

肖逸岚

选自“譬如青春——第十七届上海青年美术大展”



「文汇报」 微信公众号



到京都的第二天，念庐想吃久负盛名的京都豆腐料理，去的是在南禅寺门口的路边小店。本来是要去奥丹的，吃了闭门羹，想早点逛完换地方去吃寿司，刚出南禅寺，问路时被莫名其妙地拉进排队的队伍中去(因为不太通日文)，结果三二分钟就排到了，可能刚用过餐点。进了排队队伍才知道也是吃豆腐宴的店，叫顺正，看来小赵和烹真大师的乡谊不浅，注定今天让我吃得上。

唐以前的日本食物品类单一匮乏，鉴真大师东渡扶桑，带来大量唐代佛教素食，使日本饮食多元化，以致后来的日本饮食处处渗透着佛理禅机。这是唐代饮食对日本饮食的传播史中的大事件。

豆腐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因此鉴真大师也被日本奉为“豆腐师祖”，虽然后来日本豆腐改良，加入鸡蛋，使之更嫩滑。鉴真带去的还有食材、药材、调料、瓜果、石蜜，还有最重要的佛经，

将日常三餐和佛法联系在一起，是“真佛只说家常话”的最好体现。

热锅汤豆腐，是最原始的豆腐味，蘸料是淡淡的酱油味，还有一碟青葱，自己搁，一向重口味的我，居然很中意。开小火慢慢煮，笃豆腐的水是清水，什么味道也没有，给配了个漏勺，想必是不给喝汤的，愈煮，水愈浑沌，其实我十分想尝尝。蔬菜天妇罗很清爽，油也不大，南瓜、豆角、藕片、茄子、红薯，其中藕片的口感最优。抹茶柚

子豆乳，抹茶和豆乳的结合有点“骨骼清奇”，醇厚的豆乳味，很滑。煎豆腐甜咸适宜，佐以小茄子、小西红柿、西兰花，搭配很得体。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味噌烤豆腐，豆腐烤完有弹性，烤似乎改变了它的形态，上面的味噌酱出奇地像“胡玉美”蚕豆酱，苏皖的朋友肯定熟悉这个味道，这让我意外又惊喜。

热锅汤豆腐什么都不放，以清水笃之，做法有点像我们淮江地区的“戳

# 戳豆腐

赵大谿

豆腐”，一年四季都可以吃，特别夏天的早晨，买一块新鲜的豆腐放进冰箱冷藏，等中午吃饭时取出。小时候没冰箱，打一小盆井水，把它逼一遍，逼凉(家乡方言，西瓜也是如此用法，用凉水把西瓜镇一镇，家乡说逼，想必是把热气儿、暑意逼走)。豆腐本身是熟的，无须再焯水，在整块豆腐上淋酱油、麻油、味精，还有加榨菜、皮蛋的，其实加什么都可以，以个人好恶来，但我最喜欢只加酱油、麻油的，这是独立的一道菜的品格，再加榨菜皮蛋，不就成皮蛋豆腐了嘛？

冰凉的豆腐，淋上酱油、麻油，本身水好、豆腐好，纯正的豆腐的香味，夏天就粥，能多吃两碗。

走了才知道，顺正居然是京都最好的豆腐料理店，百年老店，米其林二星，旺季很难约，有的甚至得提前一个月。据说顺正的招牌是汤豆腐和豆腐皮，这次误打误撞尝了汤豆腐，不知道下次能否吃到豆腐皮。

豆腐”

豆腐”

《多年爱书已成精》有个美拉德色系的腰封，印着一只黑猫。这全是马凌的最爱：橘棕色系暖调子，外加资深猫迷。书早就应该出来，但我们不能批评作者懒惰，你只能怪马老师整天一骑绝尘地挥霍她的才情，一点不怜恤爱她文字的人。她写的文章多的是，就是懒得总结，害得我们追着各种媒体和平台跑。好在现在有了这个小册子，拿着趁手，读着熨帖。

她青年时代的文字出手就老辣，早是某知名杂志的主笔，读书时是校园里的才女传奇，所以她写什么我都不奇怪。我有幸见过她初入职场时的“小白”年代——她那时在大学中文系教外国文学课。对作家八卦和作品细节了如指掌、不按常理出牌的马老师课上把学生迷得七荤八素，让好多青年学子爱上了这个“没用的”专业。课上你觉得教材和讲义上该讲的她什么都没讲，结束一回味似乎什么都讲透了，恨不得赶紧去研究她说的那些作家，这是教书的高级境界：让学生先喜欢继而想探究。但这还只是教书匠的手艺，难得的是她给人留下恒久难忘的印象至今被学生谈起：讲台上的她穿着橘红的毛衣，围着小小的黑貂毛领(像不像这本书的封面?)手里拿瓶可乐，边喝边“信口开河”……我看《多年爱书已成精》的时候，就觉得这其实才像她的课堂文字实录，不是她私传的正襟危坐的讲义。本书说是书评，但她的文字的价值如同她的课：鲜活、有趣、个人风格十足，不仅是引你入门，还自成一体，所以值得专门略略。

书的“上辑”收的文章写了马凌、毛姆、伊夫林·沃、张爱玲、纳博科夫、三岛由纪夫、卡波普、普鲁斯特等等，“下辑”写了梵高、高更、卡拉瓦乔、荣格、可可·香奈儿一众。严格意义上，多数文章都超出了我们国内认为的书评写法，因为并非只写某一本书。我觉得马凌的书评融合了英国书评偏重记录文化事件细节、梳理复杂人际关系的特点，以及《泰晤士文学增刊》(TLS)的中立，又带着美国《纽约书评》的专业、深度和长篇幅；但是她比英国书评温暖，比美国书评放松，因此读来很是过瘾。

全书写得气定神闲、宠辱不惊，带着阅书无数的底气，总是给我们分类。或许是老师开惯了，她总能总结出一二三点。比如开篇就掷地有声地把读者当作“书虫”分了四种：作为甲虫的一般读者、作为蜜蜂的专业读者、作为蝴蝶的创意型读者，还有作为蚯蚓的痴迷型读者。比如：“世界上有两种悲剧：一种是匮乏的悲剧，另一种是丰裕的悲剧。”比如：“普通人只死一次，盖棺定论，从此长眠。名人要死两次，一次是肉身死亡，一次是传记出炉。”比如：“懂得文学记忆的人都知道，想要煽情感人，比较取巧的是三个视角：动物、儿童、怪人。”再比如：“世上有两种作品：一种是艺术家用自己的一部分创作的，另一种则是艺术家用自己的全部创作的。”你一边惊讶于她信手拈来，一边赞叹她用意之准！

你会感到她写什么都是平视的，偶见一两个如艾柯那样的膜拜对象，也绝对对是理性分析过的，这当然得益于她的学术训练。学者型评论者擅长评骘，毕竟她饱读诗书、博观约取。她写张爱玲，用了Eileen Chang人尽皆知的“心头好”做题目《除了红楼，还有毛姆》，但是马凌敢下判断，说张小姐“化用《红楼梦》的语言、在物质细节上投以过度关注、绿配桃红的参差对照写法，我以为，这种相似不过是皮相上的似。第一，‘悒郁的紫色的缎子屏风中织金云朵的一只鸟，年深日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细节杂了意象的金线，这样的语言，曹俊写不出。第二，对于人性的渊深她敢于揭开看，相形于《红楼梦》，《海上花》那花团锦簇后的算计、背叛与不堪，倒是与张爱玲笔下世界暗通款曲”。她写理查德·罗蒂评论纳博科夫，不仅约沉出美国政治理论家朱迪丝·施克莱“残酷为首恶”的观念，而且“一招毙命”：她发现罗蒂竟然没有提及纳氏的《堂吉珂德》讲稿，这恰恰是个重要角度：纳博科夫不满意塞万提斯的结构语言和技巧之外，他“更不满的地方是塞万提斯对堂吉珂德所遭受的痛苦津津乐道、大加渲染、毫无怜悯之情”。

她在大学里应对多年，从自己的学位、任教的课程、研究的领域到兴趣所在，几乎“扫荡”了人文学科主要的专业领域，因此她带着文学的才情、史学的眼光、新闻学的角度和媒介学的素养，外加自学成才的图像学本领，能把我们读过的、没读过的、想都没想过东西熔铸起来，随意抛出一篇又一篇的文章，趣味盎然、自成体系。这个体系不

不过，万事都有弊端。我想起不久前《纽约书评》有一篇写《歌德谈话录》2022年新译本的书评，题目可以理解为“被歌德施魔”(Michael Hofmann, "Bewitched by Goethe")，里面说到歌德的天才也让不少年轻作家丧失信心。歌德的传记作者约瑟夫·洛特比拜得妙：“如同礼拜五去提前看了看礼拜日的样子，回家后满足又伤感：因为他是礼拜五啊！”作者接着说，只有海涅足够坚强抗过了天才的降维打击才能够幸存。所以我提醒读者，“书精”马老师带着一股仙气会给你“施魔法”，让你被迫承认自己不仅普通，而且懒惰。但你要坚强！

马凌说卡特是“好女巫”，想起来她自己社交媒体上的头像就是一个希腊红绘陶纹样，画的是坐在德尔菲神庙三脚鼎上的女巫，应该是忒弥斯，咱就不按神话谱系论了，因为马老师的本行是文学，所以看看埃斯库罗斯有意义。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里他说：“忒弥斯又叫埃亚，有很多名称。”是的，马老师也有很多名称：“malincat”“好奇心害死阿姨”“两脚书橱”，不过你都不大执着某一个。别忘了她当年的若干博客，名字都带着“如是观”：“当做”“曾做”“可做”……意思是，她自己虽然认真但是从执着任意一种学说、一个身份或者领域，毕竟都是“如露亦如电”，所以她甘之如饴地承认她写的是与草木同朽的东西。正因如此，她毫无学院派的包袱，自己读得如醉如痴，写得行云流水，论得纵横捭阖，快得倚马可待，其关键都是热爱——我们学最后一条就行了，别的可能也学不来！



# 被「书精」施魔

郝岚

远也不近：足够远让我们有希望，足够近也给我们兴味。你看她写我们都看过的三岛由纪夫那著名的照片上，三支箭簇穿入下腹、肋部和腋窝。这是三岛由纪夫的圣塞巴斯蒂安。而这张照片的“原型”，是意大利画家雷尼所画的《圣塞巴斯蒂安殉教图》。她教给我们一层层的：“如何理解三岛由纪夫呢？他不是传统意义上‘作家’，而是一个有着强烈的‘媒介融合’意识的‘艺术家’，文本、身体、行动、影像记录与呈现乃至最后惨烈的死亡，都是他得心应手的媒介，他一生的创造，是一部精心谋划的‘大作品’。”在这里她的学术理路分毫毕现、淋漓尽致，又举重若轻，带着一股子今年流行的effortless chic毫不费力的时髦感，但因为我们知道此非一日之功，所以明白这文字里还透着一股子底蕴深厚的“老钱风”。

她写自己读艾柯的良辰吉日：“9月2日，水星转进天秤座，9月3日，太阳-冥王星三合，午夜时分，我轻轻揭开绿色烫金的封面……”；她写《焚舟纪》：“让人忆及文学的美好年代，那时节，自由的长风主宰着一切，自由的文学无拘无束更兼无忧无虑。那时节，江湖郎中拉伯雷的笔底世界一派狂欢味道；穷官吏塞万提斯的笔下人物满怀奇情异想；剧院合伙人莎士比亚的戏剧里填塞着逗人开怀的污言秽语——扮演仙后的男演员向台下扔沙抛着媚眼——对开本还没有‘被经典’……是的，在确立近现代小说的形状之前，文学有着那么一段真力弥漫、元气淋漓的大好时光。”她写读安吉拉·卡特的感觉：“有点像坐着过山车，经过一个神奇的莫比乌斯环，抵达了一个热闹年前的嘉年华。只听得女巫的魔法棒叮的一声，读者跟着叙述一路飞驰，闯入一个似曾相识却又似是而非的奇境。在这里，没有时间维度，空间蜿蜒相叠，自由女神也喝多了，散发着疯癫气息。在这里，互文性无处不在，像无数组镜子参差互映，而戏仿又使这镜子带上了哈哈镜的曲度，产生啼笑皆非的效果。更为神奇的是，你向镜子伸出手去，未料穿过表面触到了本质，而你以为触到的是真，蓦然回首却发现你已连同镜子不过是又一面镜子映出的幻象。”她不仅是她自己开篇所言的“书虫”，而且兼硕蜜蜂、蝴蝶和蚯蚓，你再看看文里想象力和敏感度含量，无疑了，双鱼座“书精”！

不过，万事都有弊端。我想起不久前《纽约书评》有一篇写《歌德谈话录》2022年新译本的书评，题目可以理解为“被歌德施魔”(Michael Hofmann, "Bewitched by Goethe")，里面说到歌德的天才也让不少年轻作家丧失信心。歌德的传记作者约瑟夫·洛特比拜得妙：“如同礼拜五去提前看了看礼拜日的样子，回家后满足又伤感：因为他是礼拜五啊！”作者接着说，只有海涅足够坚强抗过了天才的降维打击才能够幸存。所以我提醒读者，“书精”马老师带着一股仙气会给你“施魔法”，让你被迫承认自己不仅普通，而且懒惰。但你要坚强！

马凌说卡特是“好女巫”，想起来她自己社交媒体上的头像就是一个希腊红绘陶纹样，画的是坐在德尔菲神庙三脚鼎上的女巫，应该是忒弥斯，咱就不按神话谱系论了，因为马老师的本行是文学，所以看看埃斯库罗斯有意义。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里他说：“忒弥斯又叫埃亚，有很多名称。”是的，马老师也有很多名称：“malincat”“好奇心害死阿姨”“两脚书橱”，不过你都不大执着某一个。别忘了她当年的若干博客，名字都带着“如是观”：“当做”“曾做”“可做”……意思是，她自己虽然认真但是从执着任意一种学说、一个身份或者领域，毕竟都是“如露亦如电”，所以她甘之如饴地承认她写的是与草木同朽的东西。正因如此，她毫无学院派的包袱，自己读得如醉如痴，写得行云流水，论得纵横捭阖，快得倚马可待，其关键都是热爱——我们学最后一条就行了，别的可能也学不来！